

世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曲 / 藏

◆ 全 译 本 ◆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[法国] 罗曼·罗兰 / 著 薛娟 刘敏 李佳敏 / 译



Jean - Christophe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

世/界/文/学/名/著/典/藏

Jean-Christophe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下

[法国]罗曼·罗兰 著

薛娟 刘敏 李佳敏 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(下)/(法)罗曼·罗兰著;薛娟,刘敏,李佳敏译.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8

(世界文学名著典藏/黄禄善主编)

ISBN 978-7-5354-4170-6

I.①约…

II.①罗…②薛…

III.①长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

IV.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7863 号

策 划: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027-87296661 027-87296665)

责任编辑:毛 娟 秦文苑 冯 莹

装帧设计:陈必琴

责任印制:左 怡 澹台芳

封面绘画:颜子琛

插图绘画:贾培生

排版制作:雷晓玲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委托发行电话:027-87677282 传真:027-87677299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889×1194 1/32 印张:46 插图:28

版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016 千字

定价:60.00 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-68754624)

常年法律顾问: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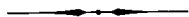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Jean - Christophe

第六卷 · 安多纳德



耶南是法国旧式家庭中的一员，长期偏安一角，血统纯正不受外族玷污。他们在法国数量之多，是常人想不到的。他们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其中的奥秘不得而知，因此尽管社会秩序不断更替，也唯有出现大动乱才能将他们从这片土地连根拔起。他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眷恋，理性解释不清，也没有多少利益因素。要说是为了一解探古寻思之情，那也只是少数文人墨客的事。让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道不清却浓烈的情感，不分智愚，人人共鸣。大家几世纪以来生活在这一寸土地上，过着它的生活，呼吸它的气息，听着它的心跳声，就像是听到所爱的人的心跳声，感受着它细微的颤动，四季的更替，白昼的变换，聆听着大自然万物的动静声息。让他们深深眷恋的并不是美丽的国家或是充满魅力的生活，而是那简单淳朴的土地，和蔼的人们，和你亲切友好地交谈着。

这便是耶南一家居住的那个省，位于法国中部，潮湿平坦。这是一座沉睡的小古城，在一条静谧浑浊的运河中映出了倦怠的倒影，周围除了单调的田野、梯田、湿地、小河、林地，还是单调的田野。没有风景，没有纪念碑，没有历史遗迹，毫不迷人，只有单调压抑。在这倦怠懒散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，首次感受到它的人都会痛苦继而反抗，可这里的人世代生活在此，却摆脱不了。它吞噬了他们的骨髓，它的静止、单调和乏味是多么和谐，对他们而言很有吸引力，这种甜蜜是他们无法解释的，他们一边咒骂一边欢喜，实在难以忘怀。

耶南久居此地，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，那时不是住在城里就是住在四乡，定会出现一位叔公，用尽毕生来划分家谱，把那些无名的、勤勉的、微不足道的人物的世系整理起来。刚开始有农民、佃户、手艺人，接着有在乡下当公证人的书记，慢慢地又当上了公证人。安东尼·奥古斯丁，是当前一家之长的父亲，曾是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。他为人精明，有着小农的狡猾和固执，但诚实又不受拘泥，是一名能工干将。他说话耿直，爱挖苦人却没有恶意，富甲四方，因此大家对他又敬又怕。他身形粗短，精力充沛，留着痘疤的一张大红脸上有一对犀利的小眼睛，从前就是个有名的好色鬼，至今仍有这个癖好。他贪食美味，看他吃饭真是件有趣的事，儿子坐在他对面，几个和他趣味相投的老朋友陪着：区法官、公证人、本堂神甫等等。（老耶南喜欢罐饱牧师，但如果牧师很能吃他也愿意和他一起撑。）这些忠心的老朋友都属于同一个宗系，大家说些精彩的故事，把拳头往桌上乱敲，大笑着，厨房里的仆人和街上的邻居都听得到这喧嚣。

在一个炎热的夏季，有一天，老奥古斯丁穿着短袖下地窖里装酒，着了凉，结果变成肺炎。不出一天他就撒手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他不大相信有另一个世界，但还是像外省的中产阶级一样，在最后一分钟内办妥了所有的教会仪式，免得死后家里女人还要啰唆，其实他对这些手续也无所谓，毕竟死后之事谁都不知道……

儿子安东尼继承了他的生意。他也是个矮胖子，面色红润，性情开朗，留着整洁的山羊胡。他说话语速快得有点听不清，声音大，说话时常常伴有麻利的动作。他不像父亲那样能把握住经济，却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。他只须打理已有的家业，它们已蒸蒸日上。他在当地享有很好的经商名声，尽管他对公司业绩的成功并无多大贡献。他只是很讲究方法很用心罢了。做人也很体面，到处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他为人圆滑讨人喜欢，尽管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太过轻佻，太过流露，没有个性，但在这个小城以及方圆四周他还是受到了众人的喜

爱。他不滥用财富，但滥用同情心，动不动会流泪，看到灾难会真心难过，叫受难的人感动。

和这个城市的其他人一样，他满脑子思索着政治问题。他是一个表面激烈而骨子里温和的共和党，偏狭的自由主义者，爱国主义者，跟父亲一样极端反对教会。他是市参议员，像同僚们一样以捉弄本区的神甫或本城妇女所崇拜的宣道师为乐。在法国，反教会或多或少算是家庭内部的事情，是夫妻间明争暗斗的一种隐秘形式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无法避免。

安东尼·耶南还自诩是个文人，跟他同代的乡人一样，自小受古拉丁语的熏陶，很多名篇已经熟记于心，而拉·封丹、布瓦洛、伏尔泰等的格言，十八世纪小品诗人的名句，他也记得不少。他还模仿他们的风格作了一些诗，同乡中有这种癖好的不止他一个，他也因此而增添了名声。大家传诵着他的滑稽诗、四句诗、步韵诗、折句、讥讽诗、歌谣，有些甚至写得很露骨，可是也不乏风趣。

这个快乐活泼的胖矮子，娶了个和他性格完全不同的妻子。她是当地一个法官的女儿，叫作吕西·特·维廉哀。这家特·维廉哀其实只是特维廉哀，他们的姓就像是块从山上滚下来的小石头，裂成了两半，变成了特·维廉哀。他们世代都是法官，是法国老议会中的一派，对法律、责任、社会规范、个人尊严尤其是职业尊严，极其看重，而自身的诚实正直又强化了这种意识。在上一世纪，他们受到扬山尼派吹毛求疵的影响，至今除了对耶稣会派鄙视以外，还养成了抱怨悲观的品行，他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，不仅不排除生活中的困难，反而加以放大以此好抱怨。吕西·特·维廉哀就有一部分这种性格，恰恰和他丈夫豪放乐天的性格相反。她纤细高挑，比丈夫高一个头，装扮得体高贵，虽然有几分严肃正式，好像故意要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大。她人品很好，但对人苛刻，不容许有任何过错，几乎也不容许有任何缺陷。大家认为她冷酷骄傲。她对宗教很虔诚，为了这个，她和丈夫一直争吵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彼此很恩爱，尽管时常争吵，彼此都觉得少不了。

至于实际的事务,两人都不高明。他是因为缺少人情世故,一看到笑脸一听到好话,就会上当。而她,对商业一窍不通,完全没有经验,因此从不过问,也没兴趣过问。

他们有两个孩子:一个是女儿,叫做安多纳德,一个是儿子,叫做奥里维,比安多纳德小五岁。

安多纳德是个漂亮的姑娘:棕褐色的头发,一张法国式迷人真诚的脸,眼睛大而敏锐,额头圆润,下巴很秀气,小鼻子挺直——“是那种美丽,秀气,高贵的鼻子”,一位法国老肖像家曾惊喜地说,“这鼻子散发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调皮,说话时或倾听时,大脑细密的思维活动都从这鼻子上反映出来,让整张脸都生动起来。”她遗传了父亲的快乐和随意。

奥里维是个娇弱的孩子,像他父亲一样矮矮的,可性格完全不同。小时候就病魔缠身,身体很差,因为这样,家里人格外宠他。虚弱的身体使他变成了一个忧郁、爱幻想的小男孩。他害怕死亡,对生活又没什么指望。他害羞,宁愿选择独处,不愿与其他孩子一起玩,也不喜欢跟他们一起玩,他讨厌他们的游戏和打闹,他们的野蛮让他害怕。他任他们欺负,不是因为缺少勇气反击,而是胆小,他害怕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。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庇护着他,他们早就要了他小命。他心地善良,却又敏感得几乎病态,随便的一句话,一个同情的表示,或是一句责备,就能使他大哭一场。他姐姐比他坚强多了,嘲笑他是个小泪人儿。

两个孩子对彼此都很好,但他们性情差别太大,玩不到一块去。他们各过各的生活,各有各的幻想。安多纳德越长越美,人们总是称赞她,她自己也很清楚,心里很高兴,编织着美好的未来。而多病忧郁的奥里维,一和外界接触就感觉格格不入,便缩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,用他那小脑袋编造着可笑的故事。他像女孩子一样,强烈地渴望爱着别人,也被别人爱着。长期独处不和同龄人来往使他编造了两三个假想的朋友,一个叫做约翰,一个叫做哀蒂安,一个叫做法郎俊阿。他总是和他们在一起。他睡眠不好,时常做梦。早晨起床时,他会失

神，搭着两只裸露的腿坐在那儿，或是把两只袜子穿到一只脚上。双手浸在脸盆里也会发呆。写字写到一半或上课上到一半，他会在课桌前走神，做上几个小时的白日梦，然后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学进去又很懊恼。吃饭时如果有人跟他说话，他会吃一惊，等上两分钟才应答。回答了一半又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脑袋中的念头嗡嗡作响，小城单调的生活度日如年，感官熟悉了一切想要自我催眠。偌大的空房子只占用了一部分：又大又可怕的谷仓和地窖、上了锁的神秘屋子、百叶窗、家具、镜子、吊灯都给布裹着，祖先画像中的笑容挥之不去，还有帝政时代的版画，题材是有关德才兼备的英雄主义。外边，马蹄匠在对门打铁，锤子一轻一重，破旧的风箱喘着粗气，炙烤过的马蹄发出难闻的味道，洗衣妇蹲在河边捣衣，屠夫在隔壁剁肉，街上驶过一匹马，马蹄嗒嗒。抽水机传来轧水的声音，运河上的掉吊桥上上下下，装满了木材的大船，被纤绳拉着，缓缓驶过花坛。小花园四周砌了瓦作围墙，其中有一块方地，上面种了两株紫丁香。中间方地上种满了天竺葵和牵牛花，运河上方有一块地，种着大盆的月桂和开花的石榴树。有时临近广场上传来赶集声，农民穿着鲜亮的蓝褂子，猪嗷嗷地叫着……周日在教堂里，歌咏队唱着走调的歌，老教士做着弥撒睡着了，全家在车站大路上散步，一路上向其他散步的人脱帽致礼，这些傻家伙都觉得全家非得要一起来散步。最后他们来到了阳光普照的田野，云雀在田野上空直冲云霄，或绕着运河步行，河面平静如镜，两岸的杨树排成行，树叶沙沙作响……然后是丰盛的晚餐，大家边吃边聊，津津乐道地评论着食物，每个人都是美食鉴赏家。这个城市里，吃是一项主要活动，是第一门艺术。他们还谈论商业，说着带荤的故事，时而询问下邻居的病情，没完没了地说着……那个小男孩，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，像只小老鼠样舔着食物。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，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说话，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，有听不大懂的地方，他的想象力就发挥作用了。想象力是他唯一的天赋了，一般旧式家庭中的孩子都有这种特

征，岁月的痕迹在他们身上有很强的烙印，能够猜到他还从来不曾有过或不大理解的想法。……还有厨房，充满着神秘的血腥和各种味道，老妈子讲着离奇可怕的故事……到了晚上，蝙蝠悄悄地飞来飞去，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在漆黑的老房子里蠕动，大老鼠、多毛的蜘蛛，叫人害怕。最后是跪在床前祈祷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隔壁救济院里响起声音不均匀的钟声，那是提醒修女们睡觉的钟声，然后是睡觉的床，给他躺着做梦的岛。

一年最好的时光是春秋两季在离城几英里的乡间别墅度过的日子。那边，一个人也见不到，他可以尽情地幻想。像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样，两个孩子是不跟平民的孩子接触的，对仆人和农民的孩子既害怕又厌恶。他们秉承了母亲的贵族脾气，——主要还是中产阶级气息，瞧不起所有的劳力工人。奥里维整天骑在槐树上读美妙的故事、有趣的民间传说、谬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童话、《天方夜潭》或游记体的小说。因为他常常渴望去遥远的土地，法国内地的青年或多或少都做着游历海外的梦。一个小树林把屋子遮住了，于是他自以为在很远的地方。其实他知道就在家附近，心里很高兴，因为他不喜欢独自走远，他已经在大自然中迷失了。四周都是树木，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。透过树叶的缝隙可以看见远处枯黄的葡萄藤，杂色的母牛在草原上啃草，哀怨低缓的叫声划破乡村的宁静。尖锐的鸡啼在农场间遥相呼应。仓谷里传来节奏不均的打谷声。世间万物的生命在这毫无生气的自然里奔腾不息。奥里维不安地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来回爬着，蜜蜂哼着如管风琴的乐声满载而归，漂亮而愚蠢的黄蜂到处乱蹿——似乎所有小动物都急着去一个地方——去哪儿呢？它们也不知道。不管是哪儿，反正是某个地方。这个盲目不安的世界让奥里维害怕，他像只小兔子，听到松实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声音都会惊吓。花园的那一头，安多纳德发疯似的荡着秋千，把架上的链条摇得咯吱咯吱地响，奥里维听到这个才放了心。

安多纳德也用自己的方式幻想着。她整天在花园里窜来

窜去，又贪嘴又好奇，笑嘻嘻地像画眉般啄着藤架上的葡萄，偷偷地摘掉架上的桃子，爬上李子树，或在走过时偷偷摇几下，让小黄梅如雨点般落下来，入口即化，跟香蜜一样。她还会采些花儿，尽管这样做不允许。她快速采下觊觎了一天的玫瑰花，拿着它朝花园另一头的凉棚跑去，接着她就把鼻子凑近，闻着花的香甜，吻着，咬着，吮着，然后把赃物揣在怀里，放在自己日渐丰满的一对小乳房中间，欢喜地望着。还有一件被禁止的，挺有意思的乐事，那就是脱去鞋袜光着脚丫走在冰凉的沙子路上，或是带露水的草地上，踩在阴处冰冷的，或是给太阳烤热的石板上，再不然她就走进林边的小溪，任清水，泥土，阳光亲吻她的腿、脚、膝盖。躺在松树荫下，她把手伸向太阳，看着阳光在指缝间嬉戏，心不在焉地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丝滑如缎的肌肤。她用橡树叶和长春藤叶编花环，项链，和长裙，再加上蓝花，红的伏牛花，松树枝和果实做装饰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，自得其乐地绕着喷泉翩翩起舞。她还会伸出双臂，不停地转直到头晕目眩，或背朝天地躺在草地上，把脸埋在草丛中，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，不能自己。

两个孩子就这样消磨着日子，只隔着几步路，却各管各的。除非安多纳德突然想到时，戏弄一下弟弟，抓一把松针撒在他脸上，或摇他正坐的大树，威胁着要让他掉下来，或突然从背后跳出来吓唬他，大叫着：

“呜，呜，呜……”

有时她存心想戏弄他，骗他说母亲叫他，让他从树上爬下来，等他真下来了，她就占着他的位置不肯让。这时奥里维哀嚎着要告诉母亲。但安多纳德不会在树上待太久的，两分钟都坐不到，骑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够了，气够了，看他快要哭出来时，她就跳下来，抱着他，笑着摇他的身子，喊他“小傻瓜”，然后把他推倒在地，用草擦他的脸。他想反抗，但力气不够。于是他仰天躺着，一动不动，像个金龟子。两只纤细的胳膊被安多纳德有力的手按在地上，一副可怜屈服样，这时安多纳德忍不住了，看着被打败的俘虏大笑起来，突然亲了他就放他走

了。临走时还不忘在他嘴里塞把草，他最讨厌这个，觉得恶心，只得拼命地吐，抹着嘴巴，愤愤地叫嚷，她却笑着赶紧溜了。

她爱笑，甚至睡觉时也会笑。奥里维就睡在隔壁的房间，会突然被自己编造的故事，被安多纳德在寂静的夜中发出的疯狂笑声和喃喃自语吓得跳起来。屋外，风吹着树叶簌簌地响，一只猫头鹰在低叫，在远处树林深处的农庄里，狗吠吠地叫着。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，奥里维看见沉甸甸黑沉沉的松树枝像幽灵一般在窗前摇曳，那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对他真是慰藉。

两个孩子笃信宗教，特别是奥里维。父亲用反教会的言论来吓唬他们，但给他们自由，骨子里他和多数不信教的中产阶级一样，觉得由家人代他信也不坏。在敌方阵营里有些盟友总是好的。没人知道命运会怎样变。他虽不信教，还是相信神的，必要时他会把神甫请来，就像他父亲临终时那样，就算没有什么好处，也决不会有坏处。一个人不一定是因为相信家里要着火才去保火险的。

病态的奥里维倾向于神秘主义，有时他会觉得自己不存在了。他又多疑又心软，需要有个依靠。平日忏悔的时候他体会到一种痛苦的快感，觉得向心中无形的朋友倾诉很舒服，他们向你敞开怀抱，你可以尽情向他们诉说，他们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能原谅。在这种谦虚和爱的清泉中，他品尝着甘甜，灵魂得到了净化，纯洁和安慰。奥里维觉得信仰这回事那么自然，不懂别人怎么会怀疑。他想，要不是别人心存不良，便是上帝特意惩罚他们。他暗中祈祷，求上帝开恩，点醒父亲。有一天在乡下参观一所教堂，奥里维看见父亲划了个十字，不禁大为快慰。在他心中，《圣经行徒》和儿童故事是同类书，他小时候认为两者都一样的真实。童话中嘴唇破裂的史格克白，喋喋不休的理发匠，又矮又驼的嘉斯伽，他都是很熟的。在乡间散步的时候，他常常留神找那黑色的啄木鸟，嘴里衔着觅宝人的仙草，而《圣经》中的迦南与福地，经过儿童的想象也就成为蒲尔乔或贝里区域这些地方了。当地一个圆形的

山岗，顶上矗立着一株小树好像枯萎的羽毛一般，在他眼里仿佛就是亚伯拉罕燃起火把的山头。麦田尽处，有一堆枯萎的丛树，他认为就是上帝显灵的地方，上帝在此化身为燃烧的荆棘，由于年代久远而熄灭了。后来到了不再相信神话的年纪，他仍旧喜欢拿那些增加他信心的通俗传说来陶醉自己，觉得其乐无穷。他即使并不真的受这些传记之骗，心里也极愿意受骗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在复活节以前的星期六留着神，想看那些在星期四飞出去的钟从罗马带着小幡飞回来。后来，他终于懂得那不是真的，但听到教堂的钟声仍不免仰着头向天空呆望。有一回他似乎看到……虽然明知不可能……有一口钟系着蓝丝带在屋顶上飞过。

他极需要沉浸在这个传说和信仰的世界里。他逃避生活，逃避自己，为自己的瘦弱和无力感到痛苦，更忍受不了别人来说这个。毫无疑问，他继承了母亲天生悲观的性格，而他的悲观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。他对此并不知晓，还以为别人和他都是一样。这个十岁的古怪小男孩，在休息的时候不是到花园里玩耍，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斟字酌句地写遗嘱。

他很喜欢写，每晚都会偷偷地写许多日记。他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或值得写的。在他身上，写是一种遗传下来的毛病，是法国内地的小资产阶级——这个不可摧毁的古老世系——保存了几百年的癖好。他们每天都写，直到老死，带着一种英勇的近乎愚蠢的耐心，把他们的所见所闻，一言一行，及日常饮食详细地记录下来，只为自己的快乐，不关乎他人。他知道谁也不会看到这些东西，连他自己也不会再看一眼了。

对他来说，音乐和信仰一样都是避难所，可以躲掉白天剧烈的光亮。姐弟俩都有音乐天赋，——尤其是奥里维，遗传了母亲的天赋，只是品味还有待提高。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方面指导他们，内地人听到的音乐不过是本地的铜管乐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——逢到什么节日——阿唐的乐曲，教堂里的管风琴所奏的浪漫曲，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在音没校准的钢琴上所

弹的圆舞曲或波尔卡，通俗歌剧的序曲，莫扎特的两三支奏鸣曲——总是那几支，弹错的音符也老是那几个。每逢晚上有聚会时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节目。吃过晚饭，凡是会弹琴的都被请出来表演，他们先红着脸推辞，终于拗不过大家的请求，便弹一个他们拿手的曲子，在场的人个个都要赞美艺术家的记谱能力和美丽的音色。

几乎每次晚会都得重复这一套，完全破坏了两个孩子吃饭的兴致。要是让两人合奏巴尚的《中国之行》或韦伯的小曲，他们可以相互鼓励而不怎么害怕，可要是让他们独奏，那简直是受罪。安多纳德依旧要勇敢些，她知道总是躲不过的，就安安心心地坐在钢琴边，开始弹她的回旋曲，乱七八糟的，这一段弹错了那一段又乱弹一气，然后转过头笑着对大家说：

“啊！我不记得了……”

可是奥里维却很难应对这一切，他受不了在人前作秀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当着别人说话，他已经够受罪了。要他演奏，尤其是为那些不喜欢音乐的……（这点他很清楚）……甚至是厌恶音乐的，只是出于习惯而叫他演奏的人而演奏，对他来说，真是一种专制。为此他竭力反抗，可是没用。他拼命地拒绝，有时他宁愿逃之夭夭，顾不上恐怖的大蜘蛛，躲到黑暗的屋子里或走道上或是阁楼里。他越是拒绝，客人越是坚持，不停地邀请他弹。父母也坚持让他演奏，要是他反抗得厉害，还会挨上几巴掌。结果他仍旧得弹，当然是极不情愿，极其郁闷的。弹得也是极其糟糕，一整晚他都为此感到痛苦，一方面是出于自尊心，另一方面是他真的热爱音乐。

小城里的音乐品味并非老是这么单调。有一个时期，一些人家的室内音乐弄得相当不错。耶南太太常常提到她的祖父，他很喜欢拉大提琴，唱着格路克、达莱拉克、裴尔东的歌曲。家里至今藏着一册厚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。因为那可爱的老人像柏辽兹所说的安特列先生一样“很喜欢格路克”。但柏辽兹立刻心酸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他也很喜欢皮吉尼”。或许他更喜欢的倒是皮吉尼。总之，在外曾祖父的收藏中，绝大

多数都是意大利歌曲。那些作品便是小奥里维最初的音乐食粮，当然是没有多少实质的养料，有点像人们拼命塞给孩子吃的蜜饯，它们腐蚀味觉，伤害胃组织，还让人对真正有营养的食物没有了胃口。但奥里维并不是很贪嘴，正常的营养，人们是不给他的。没有面包，他就拿糕饼充饥。这样由于受环境影响，契玛罗萨、巴西哀罗、罗西尼，就成为了这个忧郁神秘儿童的保姆，在应该喂养他乳汁的时候给他灌了醇酒。

他常常独自弹琴，自得其乐，完全沉浸在音乐中。对于所弹奏的他从不求甚解，只是完全投入其中。没有人想过要教他和声，他也从未想过要学。一切科学和科学精神对他们家人来说是陌生的，尤其是母亲那方。这些法律界人士，文学才子，一遇到实际问题就糊涂。据说他们家有个远房表亲进了经纬局工作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差事，可后来他居然疯掉了。内地旧家族里的中产阶级，虽然性格乐观有活力，但过分地吃喝以及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昏昏沉沉，呆板无趣。他们自以为精通人情世故，并吹嘘只要凭着它，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。他们甚至认为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同一类人！科学家很有用，但不及艺术家超脱。虽然艺术家一无所用，但这种一无所用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高雅。而科学家几乎成了体力劳动者，（这便是不得体的地方）——成了神经兮兮的工头，只不过受的教育略高些。他们善于纸上谈兵，但一走出数字的工厂，他们就一事无成了。要是没有通情达理的，富有人生经验和商业经验的人来引导他们，科学家是干不出什么大事来的。

不幸的是，这种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并不像这般人所想的那么可靠。他们所谓的经验只是一些固定模式，所能应付的仅限于极少数简单的事。倘若出了意外，必须当机立断处理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了。

银行家耶南就是这一类人。什么事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他的生意也跟着内地的生活节奏顺利地发展，从没遇到过严重的困难。他接了父亲的位置，可对这一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偏偏一切都进展地很顺利，他自然就把这一切归功于

自己的聪明。他常说，一个人只要诚实，认真，通情达理就行了。他打算以后把生意交给儿子，也不管儿子的兴趣所在，就像当初父亲对待他一样。他也不为儿子做事业上的准备，只让儿女自由成长，只要他们是个好孩子，尤其希望他们幸福，因为他很疼爱他们。因此孩子们对人生的战斗没有丝毫的准备，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的生活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吗？在环境温和的内地，在他们有钱有势的家族中，有个和蔼可亲，快乐亲切的父亲，交友甚广，名震一方，生活该多么轻松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幸福啊！

安多纳德十六岁了。奥里维即将举行初领圣体的大典，他的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神秘的梦境。安多纳德听着新生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，好似四月里夜莺的歌声，充满了她青春的岁月。她感到身心像鲜花似的开放，知道自己长得俊美而又听到人家这么说，不由得非常快活。父亲过分地夸奖，足够使她飘飘然了。

他凝神望着女儿，她炫耀风姿，对着镜子顾影自怜，无邪耍人的小手段，教他看了直乐。他抱她坐在膝上，拿爱情的话题逗她，说她倾倒了多少男子，有多少人前来提亲，把他们的姓名一一例举出来，都是些文雅的中产阶级，可一个比一个老，一个比一个丑，把她急得大叫大嚷，然后却大笑起来，把手臂绕着父亲的脖子，脸贴着父亲的脸。他问她谁能有那个福气被她挑中，是那个被他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呢，还是那个胖公证人。她轻轻地打他几下，要他住嘴，或者拿手掩着他的嘴巴。他吻着她的小手，一边把她放在膝上摇晃，一边唱着那支老山歌：

俏姑娘要什么？

是不是要一个丑老公？

她扑哧一声笑了，捻弄着父亲下巴底下的络腮胡子，接唱下去：